陶文毅公全集

陶文毅公全集卷二十九目錄

奏疏 工程

奏疏工程

覆勘蘇州府城修理完竣摺子

奏爲覆勘蘇州府城先後兩次修理完竣恭摺具

奏仰祈

聖鑒事竊照蘇州府城垣於嘉慶二十五年間因間段

坍損據長洲元和吳縣三首縣詳據紳士呈請捐

修並請將吳淞江餘剩節省銀一萬八千餘兩給

發湊用經前撫臣陳桂生於奏報疏濬吳淞江完

工摺內

奏明嘉慶二十五年五月奉

硃批知道了欽此嗣據該府縣勘覆估需工料銀二萬七
千三百餘兩除動用吳淞江節省銀一萬八千餘
兩又紳士捐輸銀六千七百二十八兩零其餘不
敷銀兩該三縣捐補足數修理完竣嗣經前撫臣
張師誠於請修道光三年續坍城垣摺內
奏明前修工程是否一律堅固取造冊結由藩司驗
收再行覆勘具
奏茲據蘇州藩司賀長齡詳稱此案城垣原派三縣
承修內長洲縣原估銀七千四百三十二兩零元和縣
原估銀一萬三千五百二十四兩零吳縣原估銀

六千四百一十八兩零據該三縣具報於道光四
年十一月以前先後照估修理完竣經前任藩司
誠端驗收在案茲已飭取冊結詳請覆勘具
奏又前次未修處所續有坍塌於道光三年夏間因
雨水過多河水漫浸城根復有坍損經前撫臣札
飭勘估詳辦據蘇州府知府額騰伊督同長洲元
和吳縣詳加查勘估需工料銀三萬九千六百一
十四兩零由前任藩司誠端覆勘無浮查有陳青
選罰項銀二萬九百六十五兩零又嘉慶二十三
年挑竣吳淞江餘剩經費錢合銀九千二百四十

三兩零又道光三年官民捐賑餘剩銀九千四百七十兩零均屬閒款堪以湊撥興修詳經前撫臣

奏奉

諭旨張師誠奏籌款修理城垣一摺江蘇蘇州府城垣前次未經修理處所續又間段坍塌並因上年河水漫浸城根復多坍損必須修復完整茲據該撫勘明共估需工料銀三萬九千六百一十四兩零查有吳縣現在罰繳充公銀兩及挑浚吳淞江餘剩經費發商生息本銀並上年官民捐賑案內餘剩銀共三萬九千六百七十餘兩均屬司庫閒款著准其湊撥趲

辦俟工竣該撫親往驗收如有偷減草率等弊即行
嚴參著賠所動銀兩旣係閒款著無庸造冊報銷該
部知道欽此茲據藩司賀長齡詳稱長洲縣應修工
段實用銀六千四十九兩零元和縣應修工段實
用銀一萬三千九百九十兩零吳縣應修工段實
用銀一萬九千五百七十五兩零據該三縣具報
於道光五年九月以前先後修理完竣查係實用
實銷並無浮冒請於原籌陳靑選罰項等款銀內
照數開銷飭取冊結由該司驗收加結詳請覆勘
具

奏前來臣查嘉慶二十五年原辦城工估需工料銀二萬七千三百四十五兩零除動用吳淞江餘剩節省銀一萬八千二百三十三兩零又紳士捐輸銀六千七百二十八兩零之外計不敷銀二千三百八十三兩零既據長洲等三縣自行捐補足數修理完整應請無庸再議至道光三年續修城工一案原估工料銀三萬九千六百一十四兩零

奏明於罰緞充公及吳淞江經費生息本銀並捐賑餘剩共銀三萬九千六百餘兩之內動用應請部於此內開銷現經臣親詣覆勘先後修理工程均

屬完整尚無偷減草率情弊除將冊結分別咨部
外所有蘇州府城垣前後兩次修理均已覆勘完
工緣由謹會同兩江總督臣琦善恭摺具
奏伏乞
皇上聖鑒再前一次修理城工所用吳淞江餘剩銀兩
本係業戶攤捐餘係官紳捐補與續修城工之動
用閒款情事相同並非動用錢糧應請一併免其
造冊報銷合併聲明謹
奏
道光六年六月十八日奉到

硃批所奏知道了著依議行欽此

動用捐賑餘剩銀兩籌修省城秩祀摺子

奏為籌修省城秩祀基宇動用捐賑餘銀仰祈

聖鑒事竊查各省崇建

社稷壇春祈秋報為民求福

典禮攸關至為隆重江寧舊日壇基在城外西南隅

附近沙洲圩該處地勢較低道光十一十二十三

年間雨水連綿江湖驟漲一片汪洋水深五六尺

淹浸至四五月之久致將

神壇房屋漂淌無存周圍牆垣全行倒塌頻年來每屆

祭祀雨水時多或移於城北之雞籠山或在南郊

之雨花崗既無壇基又無一定地方實非所以妥
神靈而昭誠敬嘗經臣諭令趕緊擇地修建去後茲據
藩司楊簣轉據江寧府善慶詳據紳士等公呈稱
勘得南郊外西邊天界寺旁有舒敞隙地形勢較
高向無水淹之患擬於是處恭照
會典爲壇二成並照舊規建造房屋十六間及周圍
牆垣共估需銀八百九十餘兩但現奉部議一切
工程暫行停止未便請動
帑銀查上元縣庫存有十三年水災案內辦理粥廠
官民捐剩銀一千八百兩零即於此項內動用興

修並遴選誠實紳士督工修建毋許書役人等經
手致滋浮冒具詳前來臣隨率同司道親臨履勘
該處地勢軒爽且遠市廛規模肅靜就此恭建
社稷壇極爲妥協既係動用民捐辦災餘剩銀兩無庸
咨部報銷應即責成紳士承辦以歸核實當於歲
內興工計趕春祭前可期一律完竣所有動用捐
賑餘銀修建
社稷壇緣由事關典禮理合恭摺奏
聞伏乞
皇上聖鑒謹

奏

道光十五年二月十八日奉到

硃批另有旨欽此同日奉到道光十五年二月初六日

內閣奉

上諭陶澍奏籌修秩祀基宇一摺江寧省城舊有

社稷壇在城外西南隅近因連年江潮漲濶闉牆垣

倒塌自應趕緊擇地修建以昭誠敬所有估需銀八

百九十餘兩著准其在於上元縣庫十三年水災案

內辦理粥廠官民捐辦餘存銀內動用興修又另片

奏省城有恭建

御碑亭三座及城北鼓樓碑座因雨水過多牟皆損壞亦
應及早修葺著即於捐辦粥廠存餘銀九百兩零內
支領承辦不敷銀兩准其捐廉辦竣該督務即督飭
司道責成紳士核實辦理毋許書役人等經手致滋
浮冒此兩次工程俱係動用捐賑餘銀無庸咨部報
銷欽此

恭修江南省城

御碑亭附片

再據署上元縣馮思澄署江寧縣李金芝會詳稱江寧地居省會前此

聖祖仁皇帝

高宗純皇帝

巡行

駐蹕

天章

宸翰均經恭勒碑石覆以樓亭又康熙二十年

聖祖仁皇帝諭民崇儉黜奢並豁免民房及街棚地租士
民感戴恭將
上諭鐫勒石碑以紀
恩澤分建於城北鼓樓及北極閣各處碑珉雖屬仍舊無
如連歲雨水過多樓亭樑柱牆垣半多損壞若不
及早修葺一經塌卸需費更多請將捐辦粥廠案
內餘銀除恭建
社稷壇動用外仍存銀九百兩零亦責成紳士具領承
辦將北極閣雨花臺
御碑亭三座及城北鼓樓碑座一律修建完固不敷銀兩

為數無多另行捐廉辦竣臣 查恭建

御碑重地理應隨時補葺若任風雨摧殘不足以昭誠敬

自應卽如所詳辦理俾免坍塌益垂久遠合併附

片具陳伏祈

聖鑒謹

奏

道光十五年二月十八日奉到

硃批另有旨欽此

請修理上元縣境內明陵摺子

奏爲修理工程估需銀款循例奏祈

聖鑒事竊照動支司庫存公銀兩修建工程例應隨時

具奏茲據江寧布政使楊簣詳稱江寧省城明太

祖陵寢於嘉慶二十四年動項興修迄今十餘年

固限已逾未經修葺工程一切多有朽損據上元

縣詳報本年六月初五日風雨大作明陵大殿朝

房碑殿宰牲房戟門等處以及玉河橋甬道欄杆

牆垣均有倒卸請委員勘估興修等情當經飭委

北捕通判孫炳煒會同上元縣知縣保先烈親詣

周履查勘此項工程委因年久失修適值風狂雨大以致坍倒之處甚多按工撙節估計並將兩邊朝房各十間各改蓋五間以歸節省共實需工料銀三千二百八十八兩九錢四分八釐造冊由司覆核無浮請循例在於司庫存公銀內動給興修循例請

奏前來臣伏查江寧省城朝陽門外東北里許明陵坐落鍾山之陽曠野當風摧殘較易自嘉慶二十四年修葺迄今十有餘年前據該縣詳報請修即經批司確勘實係坍倒過甚亟應修理茲據藩

司覆核具詳應請循例在於司庫存公銀內動給

與修以資保護要工用昭

聖代加禮勝朝盛典除飭取造估計冊結詳請具

題外謹會同江蘇巡撫臣林則徐合詞恭摺具

奏伏乞

皇上聖鑒敕部核覆施行謹

奏

道光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奉到

硃批工部議奏欽此

寶應縣捐修城垣等工請奬摺子

奏爲捐修城垣營房工程驗收如式請將捐輸出力

之官紳富戸開單懇

恩奬敘以示鼓勵仰祈

聖鑒事竊據揚州府寶應縣知縣唐汝明詳稱該縣城

垣自道光元三等年先後間段坍倒

奏准動項修理後因逼近運河沙土浮鬆易於坍圮

歴年來該城東西北角等處間段倒塌五處共計

八十餘丈又舊北敵臺一座三面共長三丈五尺

周身臌裂應行拆修現在倒坍缺口雖經派撥兵

役巡守究不能盡臻慎密且因循不辦必致坍塌
過甚需費益多惟
國家經費有常未敢遽請動項呈請委員勘估勸捐
興修當飭籌辦去後旋據該縣唐汝明倡捐銀一
千兩揚河通判陳勳文亦捐銀一千兩邀集紳士
富戶妥爲勸捐經紳士吏部尚書朱士彥捐銀三
百兩並經董率捐辦陸續共捐銀二萬一千七百
七十八兩零當即購料於道光十五年四月十四
日開工十二月二十日一概完竣飭據揚州府知
府劉源灝親詣驗收俱係照估如式修理完整並

無偷減草率連各城門添設卡房五處計共用銀
二萬九百八十六兩零尚餘剩銀七百九十二兩
零因寶應縣境內黃浦等八汛營房前於道光十
年間彚案
奏准修理仍因停工未辦即將修城剩銀作為營房
工用不敷銀兩由縣捐修現已修理完竣查此項
城垣營房印委各員及董事倡捐勸捐催督興辦
實屬事事認眞所有捐輸出力各官紳自應量加
獎勵以昭激勸據江寧布政使楊簣開摺詳請具
奏前來臣等覆查寶應縣城垣營房等工攸關保障

巡防因年久坍塌需費較多經該縣及紳董勸捐
興辦現已工程完固安奠民居實屬成效已臻除
原任吏部尚書朱士彥係屬大員不敢仰邀奬勵
外其倡捐督修勞蹟最著之印委各員及踴躍輸
將各捐戶仰懇
聖恩分別奬勵以為急公者勸此外尚有實應汎協防
外委吳錦方高寶營經制効用古元太在工彈壓
不辭辛勤應由臣等並咨會河臣存記遇有把總
外委缺出分別儘先拔補捐銀在三百兩以下各
戶亦即由臣等在外給奬仍飭取各捐戶履歷另

行咨部給照謹合詞恭摺具
奏並繕清單敬呈
御覽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再此項工程係民捐民辦應請免其造
冊報銷合併陳明謹
奏
道光十六年八月初四日奉到
硃批另有旨欽此同日奉到道光十六年七月二十二
日內閣奉
上諭陶澍等奏官紳士民捐修城垣營房工竣請分別

獎勵一摺著吏部議奏此項工程由外捐辦著免其
造冊報銷餘著照所議辦理單併發欽此

如皋縣捐修城垣等工請獎摺子

奏爲捐修城垣工程驗收如式捐輸出力各官紳富

戶開單懇

恩獎敘以示鼓勵仰祈

聖鑒事竊據通州屬之如皋縣知縣范士義稟稱該境

城垣自乾隆三十五年修理之後迄今六十餘年

未經修理城身臌裂城腳磡岸土牛亦多損壞道

光十一年間雨水過多愈形坍塌該縣地處海濱

必須修葺因值停辦工程未便請項隨經查勘擇

要應修城牆二百八十九丈應築城腳土牛磡岸

六百三十五丈倡捐廉銀六百兩並勸諭紳富捐輸遴董黃錡胡萱生等鳩工購料於十三年七月二十日開工將東門城牆城腳磯岸土牛間段修葺正在接續勸捐復又坍卸城垣八十八丈五尺連前共三百七十七丈五尺其城腳土牛磯岸亦續塌二百十六丈連前共八百五十一丈四門城樓及磯臺箭垛全已傾圮水旱城門並門兵住宿更房亦多坍塌該縣復倡捐銀六百兩督同紳董黃錡胡萱生等分投勸捐興辦並率同委員等輪流稽查彈壓計自上年八月二十日興工至十二

月二十三日止一律修竣共用工料銀一萬二千八百七十二兩零當經飭委前任常鎮道李彥章驗收如式修葺完固此項工程歷時旣久費用繁多印委各員倡捐勸捐督辦出力各紳董捐輸亦屬踴躍應請分別奬敘以昭激勸據江寧布政使楊簧詳請具

奏前來臣等覆查該縣范仕義首先捐廉並督紳董妥爲勸捐共得工料銀一萬二千八百兩零先後修理完竣俾資保障實屬出力合無仰懇

聖恩准予分別奬敘以示鼓勵所有捐銀在三百兩以

下各戸由臣等在外給奬再此項工程係屬民捐

民辦並請免其報銷除飭取各捐戸履歴另行咨

部查核外謹合詞恭摺具

奏並繕清單敬呈

御覽伏乞

皇上聖鑒

訓示謹

奏

道光十六年八月初八日奉到

硃批另有旨欽此同日奉到道光十六年七月二十六

日內閣奉

上諭陶澍等奏請將捐修城垣出力各官紳等分別獎勵一摺著吏部議奏此項工程係屬捐辦著免其造冊報銷單併發欽此

揚城捐修

文廟各工告蕆請奬摺子

奏爲揚城捐修

文廟各工告蕆懇請

聖恩分別奬敘以昭激勸事竊照揚州府及江甘二縣

文廟自道光八年坍塌後因災歉頻仍未及籌捐修理

上年經前任揚州府劉源灝稟請勸諭地方官商

共捐銀一萬二千六百兩又現任揚州府趙德潾

捐銀五百兩總捕同知趙廷熙捐銀三百兩總共

銀一萬三千四百兩分委兩淮運庫大使宋佩絃

候補運判趙祖玉府學訓導陳萼江甘二縣及甘泉縣典史朱守讓等勘得府縣兩學

大成殿明倫堂及

崇聖祠名宦祠鄉賢祠全行坍塌其餘東西兩廡及東西兩齋房尊經閣土地祠等處房屋歪斜牆坍棟折共計府學房屋六十六間縣學房屋五十四間均需重新建蓋又南門外寶塔灣地方向有

文昌閣一座亦因年久失修倒塌必應修理隨經分飭該員等鳩工集料彈壓督修自上年五月開工現已一律完竣府學用銀五千九百六十八兩零

縣學用銀四千八百四十兩零又添修兩學祭器
扁對等項用銀三百四十三兩零
文昌閣用銀二千十一兩零並卽於東首契買民房
十三間給價銀二百四十七兩零買作廟産招租
以爲歲修香燈之費統共用銀一萬三千四百餘
兩不敷銀兩由揚州府捐墊飭據前護運司姚瑩
到工查驗實係一律完固毫無偷減草率會同藩
司詳請
奏咨獎敘前來臣等查定例士民捐修公所實於地
方有裨益者捐銀千兩以上請

旨建坊情願議敘者由吏部核議等語又捐修工程倡
捐出力各官紳歷經
奏奬有案今揚州府江甘二縣捐修
文廟各工自應分別議敘除司道府同知等官職分較
崇所捐銀兩未敢請奬其捐輸銀兩出力稍次各
員並捐輸三百兩以下各商人由外給奬外查捐
銀二千兩之兩淮運庫大使宋佩紱心地明白才
具幹練業經俸滿保舉尚未接奉部覆此次急公
捐輸並又勸導官商同心捐濟督辦工程不辭勞
瘁應請

旨加恩以知縣陞用又揚州府學訓導陳蕚督工一年始終其事經營稽察出力最多應請援照道光十三年蘇省挑濬孟河議敘從九品吳遇良督工出力加給六品職銜之案請

賞給六品職銜廿泉縣典史朱守謙以未入微員督率夫工認眞妥辦實屬出力請以應陞之缺陞用向有捐銀稍多之人咨部照例分別議敘以示鼓勵仍飭取履歷清冊另行送部臣等謹會同江蘇學政臣祁嶲藻合詞恭摺具

奏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再此項工程係屬捐辦應請免其造册報銷合併陳明謹

奏

道光十八年正月初二日奉到

硃批另有旨欽此同日奉到道光十七年十二月十九日内閣奉

上諭陶澍等奏請獎敘捐辦工程各員一摺江蘇揚州府及江都甘泉二縣

文廟年久未修經該員等勸捐督辦一律完整所有急公捐輸並督辦工程之兩淮鹽大使宋佩絃著以知

縣陞用府學訓導陳蕚甘泉縣典史朱守讓督工出

力陳蕚著賞給六品職銜朱守讓著以應陞之缺陞

用此項工程係屬捐辦免其造冊報銷該部知道欽

此

徐郡捐修城垣請獎摺子

奏爲捐修城垣等工驗收如式請將捐輸出力官紳

開單懇

恩獎敘以示鼓勵仰祈

聖鑒事竊照徐州府郡城一座周長一千六百二十六

丈五尺自乾隆十六年及嘉慶二年間設修補之

後迄今數十餘年未經修理日形坍塌因值停工

期內未便請

帑舉辦前於道光十五年據前署銅山縣王文炳倡

議捐修稟經該管道府及佐貳等官並勸諭地方

紳富一體捐助選董購料興辦該縣王文炳卸事
後復會同現任知縣楊鴻彬接續勸捐統計該縣
等倡捐並官紳捐貲共銀四萬五千八百九十餘
兩自十六年秋間興工派委佐雜候補各員分段
查催至十八年二月內一律修竣併計四城共拆
修五十四段長一千八十六丈一尺居通城三分
之二其未坍段落計五百四十丈有零俱用石灰
補修四圍裏面墚土全行加築內外城樓並礮臺
營房馬道等處及城中坍塌鼓樓一座均已分別
修建通共用過工料銀四萬五千九百五十四兩

零除捐項外計不敷銀五十六兩零亦經董事捐
足湊辦完整由徐州道飭委該管知府親詣勘驗
俱係工堅料實並無草率偷減造具捐貲出力官
紳清冊移司由江寧藩司唐鑑核明開摺詳請
奏獎前來臣等伏查徐州府郡城垣年久坍塌經該
縣倡議捐修稟經道府等官及勸諭紳民協力捐
助一律修整並將內外城樓礮臺營房馬道及城
中鼓樓一併修建共計捐用銀四萬五千九百餘
兩洵屬慕義急公除捐銀一千兩之現任徐州道
朱襄前任徐州府知府武凌漢已據呈明不敢邀

獎又倡捐之前任徐州道王廷彥銅沛同知田寶裔業經病故督催勸捐之前署徐州府通判直隸州知州王菼炳均無庸議獎及捐銀在三百兩以下各戶由外給獎外所有捐銀三百兩以上各官紳應請分別照例獎敘以昭激勸除飭取各捐戶履歷清單另行咨部外謹合詞恭摺具
奏並開列名單恭呈
御覽伏乞
皇上聖鑒敕部議覆施行再此項工程係屬民捐民辦應請免其造冊報銷合併陳明謹

奏

道光十九年正月十二日奉到

硃批另有旨欽此同日奉到道光十八年十二月二十

九日內閣奉

上諭陶澍等奏官紳捐修城垣等工懇恩鼓勵一摺著

吏部議奏此項工程係屬捐辦免其造冊報銷欽此

睢寧縣捐修城工請獎摺子

奏爲捐修城垣等工驗收如式請將捐輸出力官紳

開單懇

恩獎敍以昭激勸仰祈

聖鑒事竊照徐州府屬睢寧縣城垣一座自乾隆五十

一年請

帑興修之後迄今未經修理前據睢寧縣知縣易卓

梅稟詳東西南北四門城垣歷久未修因值停工

期內未能請

帑舉辦周歷查勘牆垣坍倒城身臌裂隍土坍卸四

門城樓並奎星樓營房亦多倒塌亟應逐段拆修以資保障經該縣首先倡捐銀五千兩典史章德懋捐銀四百兩教諭金南金訓導高毓岱睢汛千總張壽協防把總記名千總用馮景尼各捐銀二百兩傳集紳商富戶妥爲勸捐選擇誠實董事經理共計官紳商民捐繳銀錢二萬三千零八十兩派定董事卓鳳來張繼珩鳩工督匠並委典史常川赴工稽查彈壓於道光十七年五月初二日開工將四門城身坍倒處所計十二段共長一百三丈八尺五寸俱用新甎從城根石腳起全行修建

又將四門城身臌裂之處以及雉堞坍倒共十三段長二百四丈三尺添新換舊酌量拆修統計新建並拆修共三百零八丈一尺五寸其餘四百八十一丈零概係將瓶縫用灰補修並將城隍全行加土塡築四門城樓營房馬道奎星樓等處一律修葺全新於九月二十八日完竣共用工料銀錢二萬三千一百三十一兩五錢四分除捐繳外計不敷銀五十一兩五錢四分亦由該縣捐廉歸補造具工段細冊詳請驗收飭據徐州府委據宿遷縣林惠元親詣按段查驗俱係工堅料實一律修

整並無偷減草率情事造具官紳商民捐數清冊
由府加結詳道核明移司由江寧藩司唐鑑核明
開摺詳請
奏獎前來臣等伏查睢寧縣城垣年久坍塌經該縣
首先捐廉倡修並督勸官紳商民協力捐助一律
修整並將城樓營房馬道奎星樓等處修葺全新
共計捐用銀二萬三千一百餘兩洵屬急公除捐
輸二百兩以下各戶均由外給獎外所有捐銀二
百兩以上各官紳捐戶應請分別照例獎敘以昭
激勸除將送到履歷清冊咨部查核外謹合詞恭

摺具
奏並開列名單恭呈
御覽伏乞
皇上聖鑒敕部議覆施行再此項工程係屬官民捐辦
應請免其造册報銷合併陳明謹
奏
道光十九年三月二十一日奉到
硃批另有旨欽此同日奉到道光十九年三月初七日
內閣奉
上諭陶澍等奏請鼓勵捐修睢寧縣城垣等工官紳一

摺著吏部議奏此項工程免其造冊報銷該部知道

單併發欽此

陶文毅公全集卷三十目錄

奏疏告病　遺摺

奏疏告病　遺摺

因病陳請開缺摺子

奏爲假期已滿臣病益增瀝情懇

恩俯准開缺迅賜

簡放俾資調理而免誤公仰祈

聖鑒事竊臣自上年二月染患手足痿痺之證當即

奏委藩司代畫常稿嗣因病勢稍輕照常辦事迨後

感受風寒手足復形笨重夜卧不安不得已又懇

賞假一月病仍未愈復請展假兩月疊奉

諭旨

硃批曲加矜憐俾得安心調理私衷銘刻浹髓淪肌旋
於
恩賞福字壽字麅鹿摺內欽奉
硃批渥承
慈眷當即附片奏謝
天恩並聲明假滿之後或稍展遲延以期圖効尺寸實
以受
恩深重圖報無由一息尚存不容坐廢滿擬春令溫和
調治可期漸效詎自去臘以來喉乾咽苦飲食少
進正月二十八九日更添頭腦眩暈動輒昏絕二

月初間屢復眩暈十六日夜間忽又喉管湧血旋
吐旋滿初疑積痰天明審視始知爲血噴溢竟晝
日來血湧稍止頭眩更加醫云總由肝木失養脾
土受尅心血大虧內風煽動所致藥餌疊投迄無
成效每日力疾辦公間接官員倍形委頓伏思臣
以久病之軀屢煩
聖念苟可勉竭駑駘何敢瀆懇惜身命無如纏綿一載沈
痾未去新病更增精力日見衰頹心神時形耗散
兩江地方遼闊政務殷煩縱使殫竭心思難免辦
公竭蹶若再拖延必滋貽誤醫云病極沈雜根本

猶存祇因心不能安是以日耗月竭倘能暫息仔
肩專心靜攝尚可望痊再四籌思與其隕越於日
前不如圖報於日後謹即查照歷次摺內聲敘將
兩江總督關防兩淮鹽政印信各一顆並
王命旗牌等件委江寧理事同知伍爾莫斯特依臣標
署理中軍副將左營遊擊强謙於二月二十四日
齎送江蘇巡撫臣陳鑾接署仰懇
聖恩俯准微臣開缺調理並請迅賜
簡放以重職守臣病軀未能遠涉江湖擬於開缺後暫
留江南就醫俟心神稍定再行回籍調養一經全

恩即當趨詣

闕廷求

賞差使以効犬馬微忱斷不敢稍耽安逸有孤

天地生成之

德所有臣病加劇懇

恩開缺調理緣由謹瀝情據實具

奏伏乞

皇上聖鑒臣不勝惶悚待

命之至謹

奏

道光十九年二月二十四日具

奏三月二十日准

吏部咨道光十九年三月初九日內閣奉

上諭陶澍自簡任兩江總督以來勇於任事不避嫌怨

上年染患手足痿弛之證疊經賞假俾得安心調理

冀可速痊本月據該督奏稱入春以後沈疴未去新

病更增竭蹶辦公恐滋貽誤籲請開缺調理察其情

詞懇切朕亦祇得勉從所請陶澍著准其開缺專心

靜攝一俟痊愈即行來京請安以慰廑念欽此又於

三月二十三日奉到

硃批朕亦無可如何祇得勉從所請一俟痊愈務即來

京另有旨欽此

恭謝

恩准開缺摺子

奏爲恭謝

天恩仰祈

聖鑒事竊臣　因沈痾增重慮滋貽誤懇

恩開缺調理道光十九年三月二十日准吏部咨內閣

鈔出三月初九日奉

上諭陶澍自簡任兩江總督以來勇於任事不避嫌怨

上年染患手足痿痺之證疊經賞假俾得安心調理

冀可速痊本日據該督奏稱入春以後沈痾未去新

病更增竭蹶辦公恐滋貽誤籲請開缺調理察其情詞懇切朕亦祇得勉從所請陶澍著准其開缺專心靜攝一俟痊愈即行來京請安以慰廑念欽此又於二十三日齋摺差弁回省接奉

硃批朕亦無可如何祇得勉從所請一俟痊愈務即來京另有旨欽此跪聆之下感激涕零莫能自已伏念臣以草茅下士蒙

聖主特達之知十數年來渥承

教誨成全迴逾恒格涓埃莫效兢惕方深如可駑駘勉竭何敢少存自廢祇以久病纏綿日加沈篤兩江

任鉅深虞隕越不得不據實陳請開缺以重公務

仰懇

俞允

溫諭肫肫

鑒及隱微於曲成之中仍寓矜惜之意臣何人斯倍荷

覆載深恩一至如此惟有謹遵

慈誨專心靜攝以冀痊可再圖報効所幸

新簡督臣林則徐才長心細識力十倍於臣仰見

聖主知人善任必能匡臣之所不逮其未到任以前

特命撫臣陳鑾署理其人中正明幹一切熟練臣雖暫

弛
重寄亦可放心專事調攝刻下頭眩時復舉發手足仍
然痿弛醫云脈象虛澀已極時形欲止現交夏令
天氣漸熱病軀孱怯未敢跋涉江湖仍就近延醫
胗治俟交秋涼再行回籍調理倘叨
恩主福庇漸獲就痊自應趨詣
宮門叩請
聖安求
賞差使斷不敢藉圖安逸上孤
眷注矜憐之至意所有 微臣 感激依戀下忱謹繕摺恭

謝

天恩伏乞

皇上聖鑒謹

奏

道光十九年四月二十三日奉到

硃批卿之體質本非不足緣費心太甚氣血保無消耗

然澂苓可用熱燥之藥必不相宜宜愼之惟望卿不

日全愈來京面晤以副眷注委任之衷情也卿其善

體之欽此

遺摺

奏爲

君恩未報臣病亟危伏枕哀鳴仰祈

聖鑒事竊臣楚省菲材由進士授職編修濟歷御史給

事中巡視南漕旋授川東兵備道恭逢我

皇上親政之始上承

特達之知首蒙

簡任山西臬司調任福建旋擢安徽藩司陞授巡撫調

任江蘇巡撫

賞戴花翎並

加宮銜
昇任兩江總督二十年來仰蒙
厚澤
深仁同於
覆幬雖捐糜頂踵不能稍酬萬一前年馬齒六旬渥荷
鴻施稱慶
釣齋駢蕃受
恩愈重稱職愈難迨去春染患手足痿弛之證疊經
賞假上煩
宸廑延醫調治冀可速痊後因病勢日增辦公竭蹶惶

滋貽誤懇請開缺仰邀
俯准
溫諭頻加由署督　臣　陳鑾附摺謝
恩接奉
硃批卿之體質本非不足緣費心太甚氣血保無消耗
然薓苓可用熱燥之藥必不相宜宜慎之惟望卿不
日全愈來京面晤以副眷注委任之衷情也卿其善
體之欽此　臣　何人斯渥荷
恩諭至此伏枕碰頭涕泣不已日夜思維何敢再萌歸
志惟因

簡調督臣林則徐尚未到任署督臣陳鑾赴浦催漕是以暫任署內調攝猶冀稍就痊可即由江省趨叩闕廷瞻覲聖慈仍圖報効詎意福薄災生夏至以後痰湧氣喘日漸沉重病入膏肓藥石無效微息僅存餘生將盡從此長辭聖世不獲再覲天顏望闕叩頭曷勝犬馬感戀臣年六十二歲止有一子陶桄年甫八齡藉延一綫嗣孫陶文熊年亦幼穉胞

姪陶親賢年甫二十九歲捐職同知遠隔楚省門
祚衰微零丁孤苦臣惟遺囑子孫奮勉讀書日後
得能成立稍有寸進上報
鴻慈以補臣未盡之志則臣雖奄然物化亦瞑目矣神
志昏迷語無倫次謹具遺摺瀝鳴哀悃曷勝依戀
嗚咽之至伏乞
皇上聖鑒謹
奏
道光十九年六月初一日具摺本月初十日由署
兩江總督陳　代

硃批深堪悼惜另有旨欽此同日奉到道光十九年六

奏七月十六日奉到

月二十一日內閣奉

上諭前任兩江總督陶澍由翰林洊歷科道出膺外任洎擢授兩江總督以來實心任事不避嫌怨上年染患手足痿痺之證叠經賞假俾資調攝今春因病勢日增勉從所請准其開缺冀可專心調理醫治速痊茲聞溘逝殊堪悼惜陶澍著加恩晉贈太子太保銜照尚書例賜卹入祀賢良祠任內一切處分悉予開復應得卹典該衙門察例具奏伊子陶桄著賞給主

事仗年及歲時由吏部帶領引見將來靈櫬回籍並
著沿途地方官妥爲照料用示朕優恤藎臣至意欽
此

陶文毅公全集卷三十一目錄

文集　經說

文集　經說

禹貢三黑水說

敘州府宜賓縣古僰道漢置犍爲郡治負山枕江滇黔要路秦惠王破滇池通五尺道漢遣唐蒙發卒治道自僰抵牂柯隋史萬歲征南蠻經馬湖番山而進宋末蒙古將紐璘侵蜀渡馬湖皆由此此外水之衿帶也馬湖江自屏山縣界流入郡境與岷江會按馬湖江即禹貢梁州之黑水其上游大水有三曰打沖河曰瀘水曰金沙江也打沖河蠻名黑惠江又名納𩨻江又曰鴉龍江其水洶湧衝

擊故以打沖爲名明初討月魯帖木兒破之於打沖是也源出西番界在黄河源之山南地名查楮必拉蒙古謂之七察兒哈拉平地湧泉數十如觱沸散若列星滙而南左右支河十二道注之至瞻對入四川界南流東折繞鹽源縣東北又南至烏喇猓猓即今雲南大姚縣之左却鄉與金沙江會

瀘水源出漢沈黎郡之西古笮都境旄牛徼外西番境謂之可跋海周七十餘里東流至越嶲廳舊建昌司之南十里其地有瀘山瀘沽古烏蠻所居唐貞元中韋臯招南蠻斷瀘水橋攻吐蕃即此又南流

至會理州東接雲南之武定州境與金沙江會金沙江源出西藏衛地之巴薩通拉木山爲岡底斯東麓岡底斯崑崙祖山也其東麓卽古犂石山水曰犂牛河番名木魯烏蘇河收納烏藍木倫阿克達木畢拉枯枯烏蘇等河凡數十水曲折四千餘里至塔城關入雲南麗江府境曰麗水又名金沙江以水產金沙也東南逕姚安境與打沖河合又東歷武定境會瀘水於是金沙亦兼瀘水之稱又稱馬湖江水經注越嶲郡馬湖江有瀘津卽武侯南征道也李京云從越嶲至滇道經金沙江通鑑

注自嶲州西南行八百里渡瀘是也又東流逕昭通府至敘永廳入四川界即馬湖府舊治又北至宜賓入江也計金沙發源在黃河源之西一千五百餘里在岷江源之西二千八百餘里凡行六千七百餘里與岷江會實川滇黔中間第一大水而禹貢不載水道提綱以此爲大江眞源酈注謂馬湖古若水也按山海經黑水之間若水出焉盧者黑色加水爲瀘而金沙稱麗麗同驪亦黑也源出犂石犂亦黑也曰烏蘇番語亦黑也然則瀘與金沙皆古黑水打沖界其間則若水也三水既會皆

可稱瀘皆可稱馬湖又有納孫滙鮮諸稱實皆黑水耳源遠流長故禹貢舉以界梁州之南境也至黑水之說不一酈道元孔穎達杜佑皆言在張掖南至燉煌過三危山南流入於南海不知中國之山皆祖岡底斯一支由于闐羌南起巴顏哈喇至積石以逮西寧而為終南此中幹也一支由諾莫渾烏巴什起卓爾長山至瑲城關以逮雲嶺而入黔粵此南幹也河在中幹之北海在南幹之南江在兩幹之中黑水果經燉煌當積石東北縱能絕河而南亦斷不能越中幹以絕江況能越南幹以

入海哉竊謂禹貢言黑水有三一雍一梁一至三危入于南海本非一處亦猶雍有沮水兗又有沮水梁有蒙山徐亦有蒙山不必强合爲一也梁州之黑水自在馬湖所收黑惠麗瀘諸大水皆因黑取義且與華陽南北相對地界截然至雍州之黑水本在張掖境經黑山下西入青海正雍州西界也其入南海之黑水樊綽蠻書以爲有四曰西洱曰區江曰瀾諾其一麗水即禹貢黑水夫麗即金沙何嘗入南海樊盡誤以瀾滄爲麗水下游也按瀾滄即瀾諾出自藏衛李元陽以爲即黑水然亦

於三危無涉程大昌又以滇洱爲黑水謂與葉榆
澤相貫且地近宕昌本三苗種裔與三苗之敘於
三危相應此說較善然滇洱池瀦非流不入南海
愚意應以唐蒙所見牂牁江當之牂牁出烏撒一
名盤江在南幹山脊之南而其水縈繞於雲貴之
境以達廣西爲左江至潯州北會黎平都勻定番
之水爲右江逕梧州會灕江至番禺入南海此水
在嶺南最大盤迴四省長四千餘里正入南海粵
人謂之黔水以其出自黔中也黔之爲名自係因
黑取義且苗疆也禹貢或因三危之還而名其舊

地耳聊備一說以俟博雅者正之又按水經江過江陽雒水從三危山東南注之是三危不止燉煌一處也

禹貢荊州江沱九江說

水經注枝江地平敞北據大江江汜枝分故名東

過石鼓灘至燕尾凡三十里山勢透迤欲盡又二

十里至羊角洲而彌望皆洲江流至此如枝之析

分爲南江北江所謂江有沱也以江心爲界北屬

枝江南爲松滋地荊州記縣左右有數十洲盤布

江中百里洲爲最大大江自枝江縣分流經松滋

至江陵境其南一枝入虎渡口東南流經柳市彌

陀市至公安縣之黃金口又南逕港關塞口楊家

蕩泗水鋪入湖南澧州界至三汊腦而分爲二支

一出津市稍東之觀音港入澧一出安鄉交界之
焦溪入澧皆東注於洞庭所謂沱也凡水之出於
江而復合者謂之沱梁與荆皆有之禹貢導江東
別爲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今自虎渡
至澧南北相距一百餘里說者遂以禹貢至澧之
支爲不可解王晦叔謂南江在古時爲岷江之正
流從虎渡口注澧而北江則沱水也其後北江漸
盛南江漸微反以南爲沱北爲江矣此說甚新然
細觀山脈從澧州至公安楊家蕩皆有岡脊惟三
汊河無山是其過脈處及東逮安鄉華容則重起

山谿江本經流非沱可比難於穿岡脈而南果穿岡脈而南則當如導岍逾河之文曰逾于澧不言至于澧也大抵洪水之時江與澧本自相近中間界脈惟有楊家蕩等處一綫之隔今之相距二百餘里皆兩岸隄垸爲之耳澧本水名因以名地江行至此南岸爲澧境故曰至于澧猶言至于澧州云爾非謂會于澧入于澧也由此而東至巴陵之城陵磯而洞庭之水出焉故曰過九江也至九江之說不一有以彭蠡爲九江者劉歆也王莽緣此改豫章爲九江而鄭康成之說因之有以潯陽爲

九江者漢潯陽縣在蘄州界內地名灊城南接德化境孔安國書傳與班固地理志也孔穎達緣此謂江分九派猶河分為九而應劭之說如之此皆秦漢時九江非禹貢九江也禹貢言九江者三皆在荊州而彭蠡潯陽在揚州之域劉鄭諸儒皆北人昧於南方地形遂並禹貢原文而昧之孔應之說尤謬江果分九則九江即江之正身豈得言過耶按山海經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是常游於江淵澧沅之風交瀟湘之浦是在九江之間然則洞庭之稱九江由來久矣又按屈原哀郢云上洞庭而下江又曰當陵陽

之焉至今猶南渡之焉如屈原放逐江南將溯洞
庭必先由郢下江道出城陵磯即東陵也所言陵
陽自指東陵之陽猶今巴陵之稱岳陽也由此南
渡洞庭而浩淼無際故曰南渡焉如也水經注江
之右岸有城陵山其上有城蓋後人因城之故而
訛東陵爲城陵耳荆州本治江陵而城陵與夷陵
分踞東西夷陵爲楚西陵則城陵山之爲東陵無
疑矣自川江而東除郡洞庭更無九水同滙一處
可以總名之曰九江亦更無名山在東岸可以稱
東陵者若林三山謂廬江郡有東陵鄉無論小鄉

辭地不足爲證且江至東陵東迤北會于滙果在廬江則江漢方朝宗赴海更從何處迤而北滙邪至曾彥和以辰沅漸溆无應作潕一作澥又作巫作沅者非西澧資湘爲九江朱子去无澧而易以瀟烝後人又謂无澧不當去烝不必入但當易漸爲瀟耳蔡傳亦從曾說而三山謬謂曾氏之言無所考據不可從不知山海經非僻書而沅湘辰敘屢見楚辭資酉漸无注於水經豈得謂之無據若林氏可謂盲人道黑白也因論江沱而備及之

禹貢梁州江沱說

青衣江水自夾江縣西來大渡河水自峨眉縣南來同會於嘉定府西南之雙湖又東流繞城郭而北入於岷江三江會合古有合水之稱晉書桓溫討李勢循外水西上勢遣李福拒溫自山陽即峨眉山之陽趨合水是也按青衣江源出雅州之蒙山在蘆山縣界經名山洪雅丹稜青神夾江至樂山即古沫水也只其源出蒙山故又謂之濛水耳大渡河一名羊山江源出茂州西南徼外之羊山一名鐵豹嶺即岷山之別名也本與大江同出而大江東流在

岷山之陰大渡南流在岷山之陽故又曰陽江也其水自打箭爐入越嶲有羅羅河魚洞河注之又東至淸溪縣界經冕皮落野夷入峩眉界而三峩之水入之故許愼謂之涐水漢地理志又謂之渽水渽即涐也殆傳寫之誤大渡河下流稱陽江亦曰沫水沫者水石相激噴薄如吐沫也大約蜀中險灘之水皆可稱沫不特靑衣大渡可稱即大江亦然傳言李冰鑿離堆避沫水之害是江至灌口亦稱沫也此二水爲禹貢所不載源流既遠名目互異記載紛紜無所折衷輒爲論之於此又按大

渡自入中國過郡三行二千餘里始至嘉定其源本與江同而復會故疑此水即禹貢梁州沱潛既道之沱矣否則此水與大江相表裏不應禹迹不到也

禹貢浮潛逾河說

大要蜀中之水以大江爲經而羣水緯之大江自岷山經川西至川東禹貢南條之首也其在川南者則大渡河馬湖江爲最大卽禹貢之蔡蒙和夷也其在川北者則嘉陵江爲最大卽禹貢之潛也四川之目當指此四水言之亦有舉資水而無大渡河者不知資水較小雖有中水之稱祗係大江之別流不足自名一川不如大渡河之源遠流長也嘉陵江一名西漢水指漢以後所改稱禹貢但謂之潛梁州貢道由此水溯今廣元逾寧羌州浮

沔溯褒以出斜口故曰浮于潛逾于沔入于渭亂于河彼時帝都在冀若不由潛便須浮海否則由荆州溯漢仍須逾河其道轉迂遠不如浮潛之便捷也史記言褒通沔斜通渭皆可以行漕然漢武穿之道果便近而湍激不可行舟卒廢其議蓋古今陵谷變遷褒沔近山多關墾沙石所壅寖失故道自禹至漢不過一二千年而武帝時褒斜已不可漕況後世乎

禹貢中江北江說

中江北江聚訟紛紛其實乃一江而異其名耳禹貢漢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東滙澤爲彭蠡所謂南入于江即今沌口之道也所謂東滙澤爲彭蠡者議論不一九江之鄱陽固非江水所入廬江之巢亦地勢太下以地勢揣之當即今漢口一帶春秋時謂之漢汭今猶有後湖之稱古今地勢變遷昔之湖今爲陸也江水東迤北會于滙所謂滙者即東滙澤爲彭蠡之滙也曰會者即江漢朝宗合流之所也從此合爲大江浩然東去入于

海自漢水視之則稱北江以漢本在北而南入于江茲復北行至此以東陵之江爲南故以此爲北也旣以所入之處爲南故以所出之處爲北自江視之則稱中江者以江本從南方來及至此始入中土故謂之中江實卽今之大江一水也其實禹貢凡一水而異名者多互舉以見義如漢沔漾本一水也而三名導漾則曰東流爲漢而不言沔作貢則曰逾沔而不言漾其實一水又何疑於中江北江之分耶

周公營洛邑說

周室居岐豐天下之上游形勢最強洛陽地險南面嵩北距河東成皋西冥阨中間僅數百里耳以爲居天下之中舟車易通則何不宅汴梁與魏博反覆求之不得其意惟婁敬數語言之最有意義其言曰成王即位周公之屬傅相焉迺營洛邑以爲天下之中也四方貢職道里均矣有德易以王無德易以亡凡居此者欲令周務以德致人不欲依險阻令後世驕奢以虐民也數語真得聖人之心事是以朱子取之否則如慕容盛之流方且以

權術目周公可謂以小人之腹測君子之心矣

十五國風次序說 十四歲作

諸侯封建之域謂之國民俗歌謠之什謂之風孔子自衛反魯刪詩定樂雅頌得所而不言國風蓋已於敘次之際默寓其微意矣二南皆文王之化言周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而王者之風較重於諸侯之事故以周南首召南文王之子昭考而外惟元公與召公侯爲最著故曰魯衛之政兄弟也魯列於頌故以衛次南而邶鄘則並於衛者也然聖人之意蓋猶在周之東遷也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故繼衛而次之以王東遷之始鄭最

親且强使能如周召之夾輔則東道猶可爲覩緇衣詩人之意未必無厚望焉乃旣逐其弟復寘其母築矢王肩甘心戎首周之衰鄭爲之也此鄭之所以次王也夫子觀於鄭而知王業不復興不得不降格以從伯伯則桓公爲盛而晉文繼之嗣是秦穆遂霸西戎齊魏唐秦之相次以此繼之以陳則以楚莊之伯始於討徵舒也故其詩於株林夏南尤有慨乎言之至於宋襄非不列名五伯顧以商人之遺有頌而無風且身爲楚囚斯其伯亦不足道矣嗟夫桓文之事豈聖人所樂道哉徒以王

逆既熄而彼假仁假義猶知出於獎王室之爲是以節取其一匡之功而姑寬其召王之罪不謂國愈非斯風愈下桓文而後無復桓文卽蠅起戎蠻如秦穆楚莊者亦不可多得故以曹次陳而傷天下之無王卽以檜次曹而傷天下之無伯也是聖人預果之望亦猶存餼羊之意也且夫人窮則返本亂極則思治風之首於周也如彼其忠且厚也而實託始於古邠此皆周公之制作也以此始者以此終風之訖於豳也聖人其猶有夢見之思也乎或曰季札觀樂其所歌次序與今詩畧同但豳

宰樂官所記如此非關聖人手訂者不知左傳作於邱明未必不因師說以成文若謂周官所記則王風雖微不應在邶鄘之後而鄭衛之淫亂反先於七月之鄭雖亦無理可言矣夫詩者雅言之首也卽使樂官所掌無次猶當序而正之以其爲王迹之所存也然則以意逆志斷可識矣　大人論詩及此因退而爲之說